

· 京剧小戏 ·

小吏之死

(取材于契诃夫短篇小说《一个官员的死》)

龚孝雄

这是一出京剧丑行的独角戏。故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临武县境,故事的主人公余丹心年近50岁,是一名县衙小吏,曰典史。典史是大明官制中最小级别的官员,官阶从九品,负责县衙里往来文书的收发。

〔幕启。〕

〔舞台上空斜吊着一顶硕大的乌纱帽,帽翅一大一小、一高一低,甚是夸张。〕

〔舞台后区有一小平台,乐队置于平台之上,以垂帘半遮,前区两侧摆放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的公堂牌。〕

〔音乐起。吊着的乌纱帽随着音乐节奏在晃动,有光照之。〕

〔音乐止。幕内传出“啊嚏”之声。〕

〔音乐声中,典史着官袍纱帽,胸前挂放大镜,迈方步上。突然他感觉鼻子发痒,作打喷嚏状,使了半天劲却没打出来。〕

典史 (悻悻摇头,一声叹息,念)

当官难,难当官,
最难当的是小芝麻官。
位卑职小常受气,
见官都得把腰弯。

提心吊胆官场走,
就怕得罪上面的官。
怕得罪,偏得罪,
一不留神惹祸端。
因此上,奔驿馆,
赔礼道歉保平安。

在下,余丹心,十年寒窗,半生蹉跎——年年会试,名落孙山……后经我那同乡、本省巡抚余大人保荐,才在这临武县衙做了一名小小的典史。原想着有了巡抚大人这座靠山,我可以平步青云,九品变八品,八品升七品,退休之前混个正处级。没想到啊没想到……(鼻子又痒了,忍不住打了个喷嚏)啊嚏!

〔与此同时,挂在舞台上空的乌纱帽掉下来一个帽翅。〕

典史 这该死的嚏喷,让我出了洋相,还弄脏了巡抚大人!不应该,真是不应该啊。(唱)

剧本 2008. No. 1 (总第512期) ■ 91

昨夜晚,开酒宴,
县官宴请这个那个……一个一个更大的官。

都只为,巡抚大人江南赈灾他把那故园返,

因此上,衙门内,衙门外,大官小官把杯端。

在主桌,我陪同大人来吃饭,
一不留神,打了个喷嚏“啊嚏”惹祸端。

哎呀,有辱斯文,有辱斯文啊。(接唱)

真是巧,喷嚏打在了巡抚脸上,

因此上,我吃不香来睡不甜,睡不甜。

你们不知道,当时那场面有多难堪。县太爷先挂不住了,他站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,(学县太爷唱小生腔)“你、你、你,你哆哆嗦嗦乱言语,疏忽大意闹荒唐”。当时我是又羞又怕,恨不能捧块豆腐撞死。抚台大人见我难堪,忙说道:“不妨事,不妨事”。(学巡抚大人唱言派老生腔)“吃的是五谷杂粮,难免会身体有恙;些许小事,莫要惊慌”。就为这事,我是坐卧不宁啊!昨天半夜里头,我把这事和我媳妇一说呀,她立刻火冒三丈,指着我的鼻子就是一通的骂呀!(学夫人,苏白)“你这个死男人,这种场合怎么好打喷嚏呢?得罪巡抚大人,你的官是别想再做下去了。哎呀,我的命真是苦啊”。(学夫人唱苏州评弹)“我是命真苦,苦尽甘难来。你桌上荒唐不应该,得意忘形也不该,得罪同僚实不该,惹恼上司更不该。我要骂骂你、打打你、说说你、罚罚你、敲敲你、掐掐你、咬咬你、踢踢你,归根结底是提醒你,吃饭穿衣要靠着,保住纱帽我跟着你,若是丢官明天我就离开你”。(学夫人,苏白)“你马上给我去赔礼道歉,得不到巡抚大人的原谅,别想回来见我。你给我去!你给我去——”就这么着,半夜里头我被我媳妇给轰出来了!为了向巡抚大人表示我道歉的诚意,我连夜赶写了一份悔过书。(取出悔过书,自我欣赏)这份悔过书,不但对仗工整,情真意切,还布局巧妙,暗藏玄机……巡抚大人看了以后,一定会原谅我的!(来到馆驿门前)到了馆驿了。(上前施礼)门上有人吗?

[内声:“是哪一个呀?”]

典史 临武县典史余丹心求见巡抚大人。

[内声:“什么事呀?”]

典史 只因昨日我陪大人饮酒的时候,不慎打了一个喷嚏,正好喷在大人的脸上了……为此小人特地前来赔罪。

[内声:“不就是打了个喷嚏嘛,这有什么可赔罪的。回去吧!”]

典史 门官老爷,我是诚心诚意赔罪来的!

[内声:“大人正在开会,没得空。”]

典史 啊?开会?这往常召集开会都是我的差事,怎么没人告诉我呀?(对内)门官老爷,今日开会的都有什么人啦?

[内声:“都来了。”]

典史 哦,全都来了?

[幕内传出众人纷纷附和声:“大人所言极是,卑职等记下了。”]

典史 (忙举起放大镜观望)哟,可不是都来了嘛,平时和我一块儿搞会务工作的都在啊,连物业的都来了。这里头有文章,有文章啊!(唱)

参加会议是待遇,

个中暗藏升官图。

莫不是昨日之事犯了众怒,

被停职从此断送好前途。

哎呀坏了,我这个九品官来得虽然容易,可也不能断送在一个喷嚏身上吧。这份悔过书我得赶紧递上去!啊,门官老爷,大人开会,不便打扰,我这里写有悔过书一份,烦请转呈大人。

[内声:“递进来吧。”]

典史 哦,是是是。(欲递悔过书又止)等等,这份悔过书关系到我的前程,可容不得半点差错,待我再检查一遍。(念悔过书)“夫何一秀才兮,寝难寐而彷徨。心沉沉而自责兮,魂枯槁若有亡。打喷嚏于餐桌兮,染上司之脸庞。污鸡鸭鱼肉与熊掌兮,溅美酒与菜肴上。我与大人,同祖同乡,些许小事,破例提赏。小人感激不尽,知遇之恩,铭刻心房;奈何昨夜之事,举止荒唐,书生狂妄,枉读文章,思想起来,悔恨难当。请求大人宽谅!”(细心叠好,投上去后再翻开看看,终于捧上)门官大人,有劳了,(递书下,复上)有劳了。(终于放下心来)不看僧面看佛面,我和大人同乡同祖,

总不能因为一个喷嚏就把我开除公职吧？再说了，我还帮过他的忙呢！（得意地）什么忙？不瞒诸位，我在主笔修撰宗氏祖谱的时候，妙笔生花，把巡抚大人祖上的出身给润色了一下。其实他祖上本是盗（忙遮口观望）……本是盗墓者出身，我把他写成考古工作者了。也是因为这事，大人才破例提拔，让我做了这九品的典史。（自赏身上的一袭官服，甚感自足）依我看，这男人就得做官，做官才有地位，有地位才有尊严。以前我在家里吧，老婆骂我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乡邻们也嘲我是酸秀才。现在好了，左邻右舍见了我都称我一声“大人”，就连我老婆都改口叫我“老爷”了。（朝内观望）这会估计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，得，我就在门口等着。（坐下）今天的事情今天解决，免得夜长梦多。（打哈欠）这事儿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大人应该会原谅我的。（心一放松倦意便起）一夜没睡，胸闷气短，真是累啊。（坐地，取书观读）“吏，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；民，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也”……（竟自睡去）

〔寂静中，挂在舞台上空的乌纱帽又掉下来一个帽翅。一声鼓响，惊醒典史。〕

典史（被惊醒，脱口而出）出什么事啦，出什么事啦？门官老爷啊！大人和诸位大人去往粮仓粥棚，勘察灾情去了？大人还从我的身上跨了过去？这不是要把我踩在脚底下、受其胯下之辱嘛……哎呀，严重喽，严重喽！（念）

心烦意乱，
脑子里，我乱成一团。
求谅解，情真意切来道歉，
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是两次又三番。
可如今，大人非但不接见，
还让我，受其胯下辱，不理不睬不招唤。
倘若是，大人不肯原谅我，
我是又辱斯文又丢官。
别说明年升八品，
今天就得回家转。
从此后，落第秀才遭凌辱，
家中媳妇又得天天把那白眼翻。
哎呀呀，越想心越烦，越烦心越乱，
难道说，《悔过书》大人未观？

没看？这《悔过书》我都递上去两个时辰了，大人应该看了吧……可是看了，为什么还不肯原谅我呢？会不会是另有原因？是什么原因呢？（细想、顿悟，猛拍大腿）哎哟，弄巧成拙，这事儿我又办砸了！（念）

怕生乱，它偏出乱，
一纸悔过书，再次起祸端。
巡抚大人他本是替天抚民赈灾难，
谁料想，鸡鸭鱼肉、美酒佳肴我列纸端。
灾未赈，先吃饭，
大鱼大肉吃大餐。
难怪大人不理我，
我分明，间接骂他是昏官。

哎哟，这哪里是悔过书，分明是揭发材料！不成，我得赶紧找大人解释清楚，待我紧紧追赶！（唱）

急匆匆步子踉跄，
心慌慌绕过池塘。
不走大街穿小巷，
一路小跑奔粮仓。
急急忙忙往前闯——

〔内声：“来呀，把临武县衙贪赃枉法的罪证呈了上来！”〕

典史哟，大人好像在发火嘛，难道是为我这事儿？别急，我先瞧准了再上前说话。（接唱）

等待时机再声张。
偷偷跟在人身后，
走走停停捉迷藏。

（跟在别人后面，忽远忽近，或走或停，气喘吁吁）

〔内声：“官场威严，国之器鼎。纵是乡邻，也不轻饶。”〕

典史（一惊）“纵是乡邻也不轻饶”？这是说我呀！大人，你不顾乡邻之情，也该念我对你曾有相帮之分吧？那个考古工作者……

〔内声：“今日之过，你需承担。”〕

典史大人，我只是打了个喷嚏呀，要我怎么承担？大不了这官不做了。（无奈，瘫坐于地）官场官场，无理可讲！看来，我这个九品官保不住了。官啊官，你来得快，去得也快啊！（唱）

恍然一梦好蹊跷，
醒来仍是青衫袍。

得,无官一身轻,这个官我不要了。可是,你们不能治我的罪,我可没犯法啊!(唱)

管他时机好不好,

硬着头皮去求饶。

(连滚带爬地)大人,我可没犯法啊!

[内声:“尔违法犯纪,罪罚难逃!”]

典史 违法犯纪?至于吗?哎呀,大人我冤啦——

[内声:“来呀,绑了起来!”]

典史 你们不能绑我,我没犯法,冤枉啊……(连吓带急,一阵急火攻心,一时觉得呼吸困难,捂着胸口,颓然倒地)

[内声:“哼,赈灾银子也敢贪墨,真是胆大包天。将临武县令绑赴法场,斩了!”]

[舞台上空吊着的乌纱帽整个儿落下,声音很响。]

[饰演典史的演员猛然坐起,环望四周,一阵茫然。]

典史 搞了半天,不是说我啊?死得太冤了!(用水袖扫一扫身下的尘土,缓缓躺下)

[幕落。]

——剧终

[责任编辑:李小青]

〔作者简介〕龚孝雄,男,上海京剧院编剧,艺术硕士,先后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,主要作品有戏曲《宦官宰相》、《长恨歌》、《梅妃》、《青衫·红袍》(合作)等,作品曾获上海青年文化新品奖、第20届田汉戏剧奖·剧本二等奖、第二届中国戏剧奖·小戏小品奖等。

点评:

契诃夫的创作以深刻的洞察力见长。短篇小说《一个官员的死》更是他众多出色作品中脍炙人口的名篇。上海京剧院的编剧龚孝雄选择这篇小说移植为京剧,并且把背景放到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,看得出是经过缜密的考量。

在契诃夫的原著中,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因一个喷嚏打在将军的秃顶和后脖子上,两次三番去道歉,终于惹恼了本不以为意的将军——在听到脸色发青的将军突然大叫一声:“滚出去!”之后,庶务官就“什么也看不见,什么也听不见,退出去,到了街上”,回到家里,“没脱掉制服,往长沙发上一躺,就此……死了。”契诃夫的笔调冷静,目光清澈而尖锐地打量着凡尘世界里的卑微人生。

大家看到,在《一个官员的死》被移植为京剧《小吏之死》之后,呈现出的意味与原著有相同之处,但又有很大的不同。

《小吏之死》是一出独角戏,丑行应工。丑行呈现在舞台上的风貌是脸谱化、程式化的。演员不时在人物和行当之间跳出跳进,提供了原著所没有的另一种视角,让观众感觉到一种反讽和黑色幽默的

意味。原著中的庶务官化身成为明代嘉靖年间的九品官典史余丹心,在年轻编剧龚孝雄有感而发的笔下、在优秀丑行演员严庆谷技艺娴熟精湛的演绎中,让我们看到了独特的“这一个”,同时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大多数中国人“集体无意识”而又根深蒂固的“官本位”心态,又让每个人在左顾右盼感叹不已之后观照自己的内心……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吏死后,听到需要承担罪责的不是自己而是另有其人,猛然起身,感叹道:“死得太冤了”时,“用水袖扫一扫身下的尘土,缓缓躺下”……这一看似“节外生枝”的情节,更是把丑行中的“间离效果”发挥到极致,也表达出主创的思考和见解。

官帽和帽翅在舞台上的三次运用可能本来是想表现出一种韵味来,但整台戏看下来,仅起到图解的作用,和剧情并未能产生更有机和超过表面之意的关联。

应该说,《小吏之死》是将外国名著中国化、戏曲化化得很熨帖的一出京剧独角戏。

(小 青)